

宋東京考 七之九

九	漢書門
一	
三	
四	
六	
冊	函號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一	三	四
函	大	冊	號
一	七	架	類
漢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34
冊數	6 (3)
函號	292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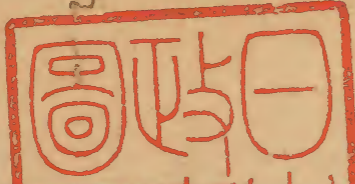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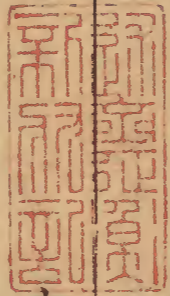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東京考卷之七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太常寺

按退朝錄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
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為判
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為廨舍既成而
已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請焉

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大中祥符

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為同知院即博士也

文獻通考 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

續會要云皆以

兩制

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

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馬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之事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元祐初除呂純

禮為太常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

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初除王子奇建炎三年省紹興十年復置

隣幾雜誌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閒慢差遣俄除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閒慢差遣耶

聖朝職略 治平中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

修至是書成

九朝通略 崇寧中米芾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獻

苑洛志樂 建隆初用王朴樂太祖謂其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補筆談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以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邕鄆獻臣立談間改杜子美贈鄭

廣文詩嘲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魯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磨氈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為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評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御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為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羗首領喃厮羅新歸附磨氈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閹求景純為墓志送錢三百千故有磨氈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概處詩扇在

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讓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學士院

即翰林院

按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宥密故謂之北扉又云北扉者謂其在浴堂殿之南便於應召也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管勾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

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垆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

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退朝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

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唐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為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語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即局鑄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為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歎也

俗稱翰林學士院為坡蓋唐德宗時學士召對浴堂嘗移院於金鑾坡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寓直無常

處駕在大內則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韓持國刁景純胡完夫為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

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待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技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

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
扉者謂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
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
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
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
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
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
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皆文具故事而已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
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

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
臣終作若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
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
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
叔始

金坡遺事 學士院有雙鵲嘗栖於玉堂後海棠樹上
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
召之事因謂之靈鵲鼂公詩云都聞靈鵲心應喜
玉堂之設密邇紫闈每夜漏既下宮鑰並入有大號

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鶡之
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
重乎哉

文獻通考 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曉達機謀天
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公事蓋防纖微間或
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藝祖
以來籍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
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
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權直之名始此翰林
學士無定員凡他宮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

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
若左右史少監之類止稱權直天聖元年詔學士遇
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隻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按鎖

院機密之謂也試
士撰麻皆如此

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勅
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中始命佩魚執政議事則繫
鞋蓋與侍從異禮也

按唐翰林學士只取六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
者皆為學士廷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學士
未嘗有一定之品祕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

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其孤遠
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或
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
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
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
舉武政路矣

避暑錄話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
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
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
已其後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所謂北門也學士僅

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
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
通為三以照辟限其中屏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
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
聞王丞相將明為承旨太上皇眷愛頗厚乃旁取西
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
所見矣

翰林續志 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
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
出授授訖轉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

久廢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學士院復置
鈴索焉

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
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
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
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新學士入
院上事宜徽告報勅設儀鸞宿陳席幕大官脩珍饌
設上尊酒茗悉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
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
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侍者優假其顏

色逍遙卒歲非神仙而何

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又云鼇宮
鼇島焉

元城語錄 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書玉堂
之署賜蘇易簡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汗玉堂之
署至英廟時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
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
不避甚矣

會要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

太宗嘉之賜御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
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令榜於廳額永為
翰林美事易簡請以二詩刻石帝為書真草行三體
命待詔刻石以賜十二月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
飛白及三體書上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饌各賦七
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進呈翼日帝曰
朕誦讀數四可知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繼古叢編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迨後翰苑則名
玉堂之署嗣又因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廬
矣余考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蘭臺之宮亦有玉

堂

按宋玉風賦徜徉
中庭北上玉堂

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名玉堂

天上神仙辭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
亦有玉堂至唐人梅花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
朝忽見數枝開又如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
堂則又皆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
漢不專於殿云

七修類稿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
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久汗
玉堂之署註玉堂殿在未央宮是知實嬖幸之處故
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廬於

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院故翰院亦名玉堂繼古叢編謾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

澗水燕談 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間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為祥

說梛 宋學士院第三廳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一聽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撤

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

說史雋言 太祖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奏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宮門見太祖魁岸跣足而坐儀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然後召見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

國老談苑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繡帳紫綾褥

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日時謂其
署銜為一條冰

續通鑑長編 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直學
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
遣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曩日之
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談錄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
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絕詩一
百二十章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有所顧問無

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
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
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
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也作宰相須
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談苑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俾其黨因奏對言穀
宣力實多微窺上旨太祖曰頗聞穀草制皆檢前人
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
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

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太祖以其怨望決意不用

舊制學士朱衣吏一人引馬所服帶用金而無魚至
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
重金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前何日赤腰
下幾時黃及為學士又作詩云服赤何時兩腰黃幾
日重

翰苑群書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
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
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某盛度丁謂

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歸田錄 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
至望見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傍
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
上束帶竟穀乃趨入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
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
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
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
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晏於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晏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是歲昭文韓公集賢魯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概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也

青箱雜記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又置翰林

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侍讀侍講學士自此始

職官分紀 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

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

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按翰林志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旨

雖宸翰雖揮亦資其檢討故謂之視草

沂公筆錄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

燕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

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

符中予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

按承明直崇政

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此謂之倒坐御膳畢復坐謂之再坐

亦方燕服對回至院

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
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
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

按宋故事對舍人以下即燕
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堯山堂外紀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
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
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
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乃自窻格引燭入照之
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堯山堂偶雋

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

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
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楊文公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草既入
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
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
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
性

廬陵集注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
同時拜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
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補筆談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
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麟臺故事 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
林學士扈蒙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
文苑英華續命學士蘇易簡等共成之凡一千卷
道山清話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
顧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
問墨允墨智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
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
幾板尋檢果得之上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暖妹由筆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
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錢氏私誌 王岐公珪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仁宗問當
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因命於小殿對設二位
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
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
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
席則外廷賜晏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
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
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持不

令下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輟都不蹈襲前人畫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簪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綫縫聯袖口晏罷月將西沉上命徹金蓮炬令內侍扶掖歸院翼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幞頭於面前抱面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才思短澁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曰這個學士上何須鍾愛

盛事美談 鼂文元公迴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出內門傳付從吏後曲晏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文僖各賜一朶又嘗侍晏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

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

容齋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

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末云右謹具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日押字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為龍圖紹聖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

司馬溫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揮麈前錄 蒲宗孟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令故東坡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弘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隨手雜錄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

時子瞻半醉遽命汲水以漱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
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
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對曰適已起居矣宣
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對曰常州團
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
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是出自官家曰
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
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
士知之此是先帝之意先帝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
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先帝每稱曰奇才奇才
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
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學士須盡心事官家以
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
語余如此

後山詩話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鎮議事
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詔起公曰西伯善養
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
公固辭不至其表有云六十三而致仕蓋不待年七
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
來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

禁林燕會詩序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
 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
 袍二也特宣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
 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
 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
 臣之優異也

宋東京考卷之七 全

宋東京考卷之八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翰林院

朝野雜記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
 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
 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
 十人三相學士久次者鼂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
 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
 趙清獻抃楊內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

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
宗諤孫文懿抃胡文恭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
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
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
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兄弟入院
三家二竇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州二錢希白師聖
以為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
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盧
兄弟入院者又有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憲景

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
曾文肅文昭二字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景盧
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未有也

退朝錄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

中山三入玉
堂集云三八

翰林皆待詔楊昭度宣召
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

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耶

鄂五入而一不拜

隣幾雜誌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
懌賦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鼈頭跡轉孤移疾
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
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織

也

玉壺清話 李翰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黿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疎縱

續會要 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修為本院勅令格式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墨莊漫錄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右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宇文粹中

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四六談麈 熙寧初韓子華發拜相其弟持國維在翰苑神宗前期諭令草制注意厚矣持國辭兄弟之嫌得請元符末曾子宣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麻示眷寵也

震澤長語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有盛名者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

玉堂漫筆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天祿識餘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崇文院 即三館

按青箱雜記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為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本極湫隘纔蔽風雨周廬 按西漢博聞宿衛之廬周於宮也 徼道環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輒移他所成之太宗太平興國初車駕臨幸顧謂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規度左昇龍

門東北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命內臣督其役晨夕兼作不日而成輪奐壯麗甲於內庭尋下詔賜名崇文院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館書庫南廊為集賢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文獻通考 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

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庫弼等並賜以科
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
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
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
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
送史館於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
太平興國元年詔中外購募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
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
祕閣淳化二年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筭陰陽術數兵
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付

祕閣三年上製贊親書并篆額勒石立於閣前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祕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
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
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
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
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
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
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
覆視錄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
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晏輔

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勾內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嘉祐四年右正言充祕閣校理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歲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

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晏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化

成天下今三館祕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卷數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校正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綠戰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庶幾

祕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祕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祕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祕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

添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即嘉祐中寫印正本
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
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祕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
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
禮部覆校四年祕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
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
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
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
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
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者浸多且及今有所搜採

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
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即
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其請政和七年
校書郎孫覲言太宗建崇文院為藏書之所景祐中
仁宗詔儒臣即祕書省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
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以崇文院為祕書省釐正
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
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
依景祐故事詔祕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
入總目合為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乃命

覲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次名曰
祕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祕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
書籍所於祕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待從
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
閱者數十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
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策府
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
私室所閱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
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
祕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
所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獎其書
錄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
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
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
以示崇儒右文之意乃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為
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
置祕閣俾提舉祕書省官兼領凡所費用悉出內帑
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
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祕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
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

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一卷
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
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祕書省又言取索到
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
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
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
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
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
訪求者惜哉

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
總為崇文院及端拱初建祕閣擇三館書籍真本并
內出古名畫墨跡等藏之亦在崇文院中淳化元年
詔祕閣次三館祕書省仍隸京百司凡邦國經籍圖
書悉歸祕閣而祕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
名以崇文院為祕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
之

東都事略 國史院編修韓絳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
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於昇
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圖書寢廣又
益以內帑四庫三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人人力道

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

資治通鑑 端拱元年夏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

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

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

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

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

書閣下帝必遣使賜晏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玉壺清話 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選三館書

以置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

士扣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慎曰尙鑰誠某所掌籤函

巾幕嚴祕難啟奈諸君非所職窺不便三人笑曰請

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

因強拉祕鑰啟窺至密遣閣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

閣賜飲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陞祕

閣於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

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籍梁武帝得鍾

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俚無足取夫孝

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為卿寫孝經本刻

於閣以敦教化也

退朝錄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為之所所以逐館命

修撰文字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皆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錄在元符觀祥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院又修仁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在慶寧宮史館領日曆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為監修自置編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書史 我太祖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

字大印麤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祕閣之印文雖細圈乃麤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

石林燕語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祕閣世傳為閣帖是也後禁中被火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於廨為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取淳化所遺與近世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又為

下矣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閣多一時名士率論資考次遷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鼂无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无咎意以為平緩日子由此除不離核為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大笑

按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待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故謂之枝頭乾

洞天清錄

淳化祕閣帖版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跡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重刊於太清樓而參入他竒跡甚多其間有蘭亭者是也名

曰太清樓帖

揮麈前錄

國朝承五代捨攘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太宗鄉儒學下詔搜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為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已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為書庫目曰祕閣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給千錢送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帙別無差訛方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問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觀覽

八年榮王宮火延燔三館焚燹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闕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祕書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為之又置重修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書省建言置補完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十人為參詳官餘為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太

上警蹕南渡屢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熿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祕所藏之書亦良備矣

揮塵後錄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薨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置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廣記之類卷帙既浩博并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後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圖畫見聞志 太平興國間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蹟圖畫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祕閣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點檢供御圖書選三館正本書

萬卷實之祕監以進御退餘藏於閣內又從中降圖
畫并前賢墨蹟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閣成上飛白
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觀圖籍賜晏又以供奉僧元霽
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又有天章龍圖寶文三閣後
苑有圖書庫皆藏貯圖書之府祕閣每歲因暑伏曝
萋近侍暨館閣諸公張筵縱觀圖典之盛無替天祿
石渠妙楷寶蹟矣

夢溪筆談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
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
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
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
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
而罷

容齋四筆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
曰集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
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惟祕
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
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
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
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

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
也宗國士比為仙玉檻勾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
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
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
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
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
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
邀見在三館者晏集秋日暴書晏皆得預席若餘日
則不許至

寶章集

元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

摹石寶章閣畫作硬黃紙次第扁足

麟臺故事

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

修續通典以祕閣校理舒雅等為編修官直祕閣事
杜鎬為檢討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上乃詔付祕閣
先是淳化中太宗命學士蘇易簡與三館文學之士
撰集此書易簡等各涖他務尋罷其事至是復詔成
之
寶元二年仁宗嘗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
六篇釐三十門為十馬號寶元天人祥異書召輔臣
於太清樓出而示之命發於祕閣

宋東坡志林 卷之八
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而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詔三館祕閣刪定後又專命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祕閣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墨客揮犀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處以雌黃塗之常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研北雜志 宋次道為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數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為數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祕書得以完善也

宋稗類鈔 文潞公為相日赴祕書省曝書晏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草之辟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甚喜即借以歸

水南翰記 內諸司舍屋惟祕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

敞相傳謂之木天

言如天之穹隆故云木天今以翰林署為木天蓋起於此

函史 太宗初即位創崇文院建祕書閣於其中以古書遺逸尚多謂侍臣曰是教化之本治亂之原也微是何觀乃詔求遺書書大集命史館鈔四部書為太平御覽一千卷采諸經史切治道語為御屏風十卷日盡一卷以為常宰相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世史類編 太宗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

說略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又詔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又別為書庫曰祕閣又禁中龍圖閣後苑太清樓及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為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至徽宗時總開國以來所撰集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靖康之難蕩然靡遺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目又一萬四千

九百四十三卷其後至宋亡史又續載之凡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震澤長語 前世藏書分散數處蓋防散逸水火之虞也宋時三館祕閣藏書凡四處然亦有盜竊之患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日知錄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祕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

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矣

宋東京考卷之八 全

宋東京考卷之九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集賢院

按集賢院在左昇龍門裏太平興國二年與昭文館史館同建總賜名為崇文院又謂之三館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為直祕閣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

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為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

不為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為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為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

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燕巖詒謀錄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為集賢殿修撰政

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祕書省殿以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賓退錄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近歲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祕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六年改

東都事略 宋綬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竒其文聽於祕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臯同在館閣世以為榮

談苑 國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

職始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學士

文獻通考 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之

容齋隨筆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

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翰林續志 徐諧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銳意群集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

國史院

按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院俗呼為史院天聖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勅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已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祕閣校理已下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院每修前

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已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祕書省

老學菴筆記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重撰太祖史凡躬

承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

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玉照新志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

人如黃秦鼂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為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采引甚多至修新史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從前史臣悉行遷斥蓋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

齊東野語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

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跡而使新錄獨

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
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
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幸其
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
入有得其書携以渡江遂傳於世

哲宗實錄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
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
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赴院詔令三
五日一赴院修撰

蒙求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

先進御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此始也

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
而續除者不賜

退朝錄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邕鄆黃唐
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
戲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聖朝職略 蘇頌以為五朝正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
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翰林續志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敏
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

麟臺故事 天聖末國史成始於修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至慶曆四年四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容齋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

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系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七
衰以高宗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
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湧幢小品 宋太祖晏駕錢若水監修實錄有馴犬號
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
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
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
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彙書詳註 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王禹偁延譽於帝曰
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藉甚禹偁嘗與
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

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太學

按太學在南宮城之蔡河灣建隆中立後為國子監真
宗以書庫迫隘易其隣吳越王錢俶所居禮賢宅中隙
地十步以廣之設齋二十每齋各有爐亭元豐三年增
置八十齋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即宮城南門外
營建外學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
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
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
舍亦令出居外學金貞祐間改築汴城監當城所經壞

而徙之東南城下至元改為汴梁路明洪武三年改為
開封府儒學永樂五年遷府學於麗景門內西北而以
宋太學諸碑刻移置其中

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
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
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始命畢
仲衍蔡京范鏜張璪詳定於太學創八十齋三十人
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
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創立辟雍增生徒共三
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

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
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
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
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
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
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
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慶曆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
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

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虜使錫晏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為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下貢舉人謁先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熙寧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才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

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矣

聖宋掇遺 慶曆四年春仁宗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改錫慶院為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學取教授安定先生胡瑗所著教規為太學式至今著為令

國朝會要 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

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繪圖頒之天下郡邑其執圭立戟並從王者制度

畫墁錄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為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惟小三館祕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塵史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子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乃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他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悟卒用其人隣幾雜誌 胡瑗卒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日近時無復此事

東軒筆錄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詣生之業

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
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
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癸辛雜識 汴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
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隄蓮池尚有辟水遺意
太學與首善門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
右為孟左為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
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臣所為贊獨先聖贊太
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石碑數種
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

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墨林快事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二經立於
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
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己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
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澹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
蔡襄稍為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顛老
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風月堂詩話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
有詩云再拜新儀瞻魯望一篇古訓監周王謂是日
謁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稷講無逸也然韓

宋東坡志林卷之九
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則唐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耶不然安得謂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再拜遂著之禮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捫虱新語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數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於時觀者莫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正史約 仁宗皇祐四年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山堂肆考 神宗元豐二年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十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會試補上舍生上舍之試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

考古類編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其後復試其行藝以次第升於內舍若上舍上舍分三等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俟殿試下等俟省試崇寧建辟雍於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徧天下於是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仁宗時命藩輔皆立學時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以身先弟子置經義治事齋使之服習道藝科條甚具朝廷乃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為太學程而召瑗為國子師訓導諸生率以有立程願詣太學就瑗學瑗異之命分主教事神宗尤銳意儒學遂頗用三舍法罷科舉

開封府治

按開封府治在京城內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五代梁都汴號為東都置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漢周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改為汴梁路以府治為河南道肅政廉訪司明初罷司改路仍為開封府治皇朝政略 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

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

清異錄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近日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祕笈新書 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已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敢糾察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

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

老學菴續筆記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後但命近臣權之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師祖宗魯為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為尚書令三百年間遂無敢為者雖郭尚父之勲業亦避之也

窓間記聞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麤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談苑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謠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

饒州

塵史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狀上之數夕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佑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文嘉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矣

國朝會要

范百祿知開封府因園空虛僚屬欲百祿

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尹功耶

愧郊錄

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

月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真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為尹東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作制詞有所

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

四朝國史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上言曾祖顯祖適皆嘗領府事今臣復獲攝尹懼弗克荷負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

東坡集 張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遣毫髮不遺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

宋史 包孝肅公拯知開封府極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其笑比黃河清黃河水渾甚難澄清包公嚴厲無笑容故以其笑比黃河之清

開封府志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閻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令大開衙門人皆徑至前自陳曲直吏民不敢欺

宋稗類鈔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息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隣幾雜誌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鬪競事城裡外悉

府尹主之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惟府事愈多節日清明尤甚鬪競日至數百件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冤濫也

癸辛雜識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咎居潤而晋王荆王以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

一統志 呂夷簡真宗時權知開封府為治嚴辨有聲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相繼知開封府
月令通攷 開封府正月夜放燈則籍惡少年禁錮之

歲以為常陳文惠公堯佐為守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悉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焦氏類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智囊補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為同舍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押書

判云不用勘案決杖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決人孝壽即令追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謂僕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決之時舉子會省試於

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

祥符縣治

按祥符縣治自戰國後皆為浚儀縣梁惠王都大梁開溝池引北浚水遂置邑曰浚儀是也舊在城內宣化坊晉天福元年徙崇仁坊周顯德六年復徙城北封邱門外路東宋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旌孝坊街西景德五年正月天書見於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浚儀縣為祥符縣金季兵燬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明洪武初移置按察司東南以元稻田提舉司遺址改建三十二年淪於水復徙於天漢橋北

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

上中下五等四千戶為望三千戶已上為緊二千戶

已上為上千戶已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

已下為下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

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於鄉閭者申州

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

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

稽古定制 宋制凡公宇棟施瓦獸門設楹板諸郡正

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鵠

紺珠閒錄 縣治門樓唐制為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

癸未詔曰近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
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
州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著於籍受代者以籍稽
查今俱改為更鼓樓殊失先代之制

六研齋二筆 唐時節度使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
角稱鼓角樓宋淳化二年六月詔州縣監所受詔勅
並藏勅書樓即鼓角樓也

費耳集 熙陵書戒石銘賜郡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
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蓋用蜀檮杌中所載孟昶文
也文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
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
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
二十四句區區愛民之心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
後經熙陵表出詞簡理盡遂成王言

真珠船 戒石銘乃宋太宗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
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為守令警至今尚
然

群碎錄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賊乃景煥野人閒話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

異林 郡邑戒石銘乃蜀檮杌所載蜀王孟昶文宋熙陵摘其四句樹石今因而不廢

按郡邑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宋太宗擇取銘中兩俸爾祿四句頒行郡縣刻石置於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謂之戒石至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復頒黃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座右明太祖則命立於甬道面鐫公生明三字以為警戒元至元間別有四句云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刑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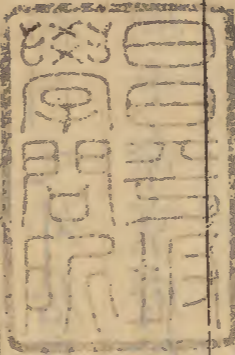
都廂

按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廂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其並差使臣凡民有鬪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府九並罷月詔許留後使臣一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一月臣僚言逐廂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廂決斷所舊來四廂使仍舊存元祐四年知開封府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五廂通為四廂尋罷紹聖元年復置

三月十日閱訖

真

宋東京考卷之九
 三月十日閱訖
 真



宋東京考卷之九 全

